

新冠疫情危機與人類文明新覺醒

■ 李安澤

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

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的蔓延和流行，一度引起全世界的恐慌。而人類在專注於應對、對治疫情的同時，也開始了對疫情更深入的研究與思考。隨著全球抗「疫」運動的廣泛開展，人們已然認識

到，這是一場世界性的危機。它對當代世界文明的衝擊和影響，也漸趨凸顯出來，並為人類所把握和理解。疫情不是針對個別國家或人群，甚至也不會局限於局部的領域。其持續的衝擊和影響不僅波及生態領域，也波及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乃至人類社會文明的全體領域。疫情固然是一場全人類的災難；但是，透過表層的、暫時的現象也應看到，疫情在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災難和創痛的同時，也為人類文明的重

整和新生，提供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和契機。因此，如何把握疫情帶來的契機，著實推進人類社會全方位的深化改革，實現人類文明實質性的突破與新生，乃是擺在全世界面前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課題。

一、新冠疫情：一場世界性的危機

2020年新年伊始，一場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必將在人類社會歷史中留下濃重的印記。一種源於人類前所未有的可怕病毒（國際醫學界將它正式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病疫（即

新冠肺炎）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然降臨神州大地。它在中國武漢爆發，經過一段時間的潛伏和醞釀期，迅速地在中國及世界各地蔓延開來，席捲全球，造成人員、社會財富和各種資源的巨大損失。人們從剛開始時的懵然無知，到猛然驚悚和醒悟，乃至有「談之色變」之勢，造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心理恐慌。儘管各國政府相繼投入了龐大的人力物力以防控疫情，個別國家和地區的疫情漸趨緩解並得以有效控制，但全球範圍的抗「疫」形勢仍然不容樂

觀。新冠疫情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和事端，令人目不暇給。東西方大國和各國政府之間的相互指責和他們之間展開的「甩鍋」大戰，乃至社會輿情前所未有的緊張與對立，恰是暴露了國際社會乃至整個社會深層矛盾的裂痕和內部撕裂。毫無疑問，新冠疫情從爆發到蔓延和全球範圍大流行，已經

摘要：新冠疫情對於當下人類文明及其發展，可以說是一場世界性的，也是全面的危機。人類文明要徹底克服當下的危機，走出困境，必須切實推動新一輪全方位的深化改革的社會運動，從而實現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一次鳳凰涅槃式的質的蛻變和飛躍。而其中的關鍵則在於思想方式的革命和新世界觀的覺醒。當前，人類文明要集合東西方所有的反思、覺醒的智慧和力量，警惕西方中心主義或東方中心主義的各種思想偏見和誤區，在一種宇宙本源意識和高度的文化精神的啟示和引領下，推進世界各民族文化最廣泛的大聯合，進而共同創建新的全球文明共同體。

關鍵詞：新冠疫情；危機；新覺醒；人類文明共同體

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危機。人類迫切地祈盼早日克服疫情，重新恢復正常的生活狀態，開啟希望的明天。它的極具毀滅性和殺傷力的毒害和無與倫比的衝擊和影響，也引起越來越多的人們關注和思考。人們在急切地尋求對治疫情的妙藥良方的同時，也理性地認識到理解和把握疫情中的危機及其中蘊含的機遇的重要性。可以說，正確地應對和認識疫情，成為檢驗人類社會文明的一道至關重要的堤防和不可替代的試金石。

新冠疫情從爆發到傳播和大流行，與其它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危機，如自然災害、金融危機等相比，具有突發性、無差別性、不確定性和跨國家、跨地域等特點。2020年1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這是一起「全球關注的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1]由於此次疫情還沒有結束，當下尚處在實時狀態；因此，要對疫情造成的災難作出準確、如實的評估，尚有一定的難度。但是，就此次疫情傳播的範圍之廣大，危及的國家、地區和人口之眾多，以及它所帶來的損失和危害規模之巨大，乃至已經造成和潛在的影響之深遠，都可謂是空前的，也可謂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世界性危機。就現有的狀況來看，疫情已經無差別地在世界各大洲各個國家和地區爆發和流行，已經感染的人群可以數百萬計，造成的死亡也可以數十萬計。^[2]儘管世界各大權威研究機構對疫情所造成災害和損失的統計數據和結果分析，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災害和損失是極其巨大的，天文數字的；在經濟的、物質的領域尤其如此，在精神領域造成的傷痛和損失更是無法計算。此次疫情來勢凶猛，造成的災難慘烈，令人自然聯想到15世紀在歐洲流行和肆虐並導致歐洲大幅度人口銳減的「鼠疫」即俗稱「黑死病」。雖然歷史上「黑死病」波及範圍甚廣，但它仍是地域性的。在當今這個不可逆轉、無所不在的全球化時代，病疫這種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也被打上了濃重的全球化色彩。就在不久前人們還興高采烈地談論全球化帶來諸如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巨大利好和收益，人們歡欣鼓舞地歡呼全球化時代來臨，完全沉浸在一幅對未來世界玫瑰色的浪漫暢想和美麗圖景之中時，新冠病毒的突然降臨，將這幅圖景的另一面展示在世人

面前。顯見，疫情不是全球化的結果，但它藉助全球化的威勢，更加威力無比，難以防控，卻是明白無誤的事實。

新冠疫情對當下與未來人類社會產生的衝擊與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它對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產生的衝擊和影響也是如此。人類社會及其文明作為一個相互聯繫的有機統一的整體系統，在新冠疫情這一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衝擊下，其自身及其中各環節所固有的問題、弱點和內在本質得以清晰地呈現出來。首先，新冠疫情對人類社會及其文明來說，造成第一輪衝擊波是生態的危機。小小病毒，令整個世界淪陷，乃至陷入恐慌的深淵。這種若恐怖大片中的情節，當它在當今人類社會生活中真實上演，確實令人難以置信，更始料不及；但它畢竟是其來有自，乃至理所當然。這是人類社會長期以來對自然界和生態環境實行一種過度的、掠奪式的開發利用政策所遭到的來自大自然的一個顯著報復和猶如天理循環一般公平的報應。微生物雖然渺小，但它是整個生態系統一個不可缺少的鏈條。當整個生態系統遭受人類活動的重壓和破壞達至難以承受的極限時，人類可能遭受隱藏在幽冥大地中所蘊藏的原始蠻荒的可怕力量的反擊和報復。新冠疫情終於使人類初嘗苦果。它暴露了當下生態系統的脆弱和生態文明的弱點。第二、新冠疫情引發的第二輪衝擊波是經濟的危機。疫情帶來大量的人員和物質財富的損失；而且，為了應對疫情，天文數字的社會資源被消耗。不僅如此，疫情造成經濟活動的停擺；其後果必然是經濟危機的不可避免。據經濟界權威人士分析、預測，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已經初具端倪，其規模幾乎堪比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它對處境不妙的世界各大經濟體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尤其致命的是，此次經濟危機已開始顯露出其詭異性，即運用傳統的經濟手段對解決危機居然無濟於事。例如，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用盡了現有的「救市」手段，甚至投入二萬億美元的海量資金，也於事無補。^[3]大概率來看，世界經濟可能陷入一輪衰頹的周期。經濟危機的來臨加劇了當代世界的不安全感。第三、經濟危機將引發新一輪政治的、社會的危機，目前看來仍是難以

預期。經濟活動乃是當代世界的生命線。隨著經濟困難的加劇，社會矛盾也隨之加劇並日趨凸顯出來。例如，在國際社會，以「疫情」為媒介，在經濟危機催逼下中美兩國的貿易戰可能會進一步升級，引起國際安全形勢和世界政治格局更多的不確定性。對於各個國家的社會內部，也存在同樣的處境和難題。未來世界不排除大規模社會危機爆發的可能性。第四、思想文化的危機。圍繞「疫情」問題，國際社會大國之間展開的「甩鍋」大戰，以及各國社會內部輿情的撕裂，反映的是國際社會和整個社會缺乏共識。現存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不足以支持和維護整個社會的統一和持續運行。它表明，現存的維持國際社會和整個社會的基礎是十分薄弱的。這種思想文化的危機是真正深刻的、內在的危機。

最後，整個社會文明的危機。新冠疫情危機反映了人類文明總體上脆弱の本質和難以紓解的困境。有識之士真切地認識到，人類文明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廣泛而深刻的危機，處在大轉折的關頭。藉助新冠疫情危機生死存亡的大考驗，人們將會愈加普遍地深化這種理解和睿識。毋庸置疑，新冠疫情危機將人類文明整體所隱藏的問題和薄弱環節及其內在本質完全暴露出來。它注定了是一場對現有人類文明的大檢驗，大考驗。從這一意義來說，2020年，注定了是對人類文明的大考之年。通過新冠疫情，人類文明整體系統固有的內在矛盾和癥結及弊端，得以集中呈現。這為人類綜合診治自身文明的痼疾，提供了現實的可能。而疫情對人類社會的極限考驗及其造成的困難境遇，也使人類更易於下決心抓住機遇，將危機轉化為機遇，進而走出困境，為人類文明的重建和新生，開闢一條可靠的通道來。疫情下的人類社會亟須凝聚共識，破除成見，除舊布新，銳意改革，勇於突破，實現新的思想解放，進而在新的基點上推進文化更新和人類文明整體的重建和創新，開拓人類文明的新局面。

二、全方位的深化改革：人類文明走出當下困境的唯一出路

新冠疫情危機構成了對人類文明當下存在、

存續的一大考驗。它也提示人類，需要從一個根源性的本體論、存在論的觀點來理解和看待疫情危機。從一種究竟的、本源性的觀點，中國哲學將人與世界的關係看作是一個相互關聯、一體相通的境域。和諧與和合是一種本質的、實然的和理想的狀態；而矛盾與衝突則是一種偶然的、非本真的狀態，是理想狀態的一種失序。由此觀之，人類征服自然、戰勝自然不僅不可取，也不可能，最終只會受到大自然的回擊與報復。那種將人類視為自然界天然的主人、主宰的觀念是錯誤的。相反，應該樹立的是一種同根同氣，民胞物與的觀念。同樣，在人類社會內部，也要結束一種長久居統治地位的、主導性的分裂、鬥爭狀態，而樹立一種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關係和理念，進而創建一個共存共榮、協和萬邦的大同世界和「保合泰和」、「廣大和諧」的人類文明共同體。顯然，新冠疫情危機再次向人類敲響了警鐘。人類必須意識到，人類文明確實到了一個存亡續絕的關頭。人類必須徹底反思和檢討現有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模式，才能真正認識和理解新冠疫情危機對於人類所體現的生存論的、普遍性的意義，也才有可能真正採取有效的行動和有利的措施，從而克服危機，走出困境，而避免陷入盲人摸象式的武斷和固執己見的思想誤區，乃至一意孤行地走向自掘墳墓、自我毀滅的不歸路。

深刻地洞悉新冠疫情危機對於人類文明的意義，已成為當下人類克服危機，走出困境的當務之亟。存在，抑或不存在，這一存在論的首要問題，以如此突兀的方式矗立在人們地面前，逼迫人們作出答案。和諧與衝突，這兩條思想路線的競立，如此尖銳地催迫人們的最終選擇，它們一起挑戰僵固的傳統思維的極限。它表明，不僅傳統的文明存續的方式難以為繼；而且，傳統的解決危機的方式和途徑，也是不可行或行不通的。衝突和鬥爭可能毀滅一切；而和諧與和合則可能帶來新生的希望。僅就人類歷史最近的經驗來看，西方殖民主義確曾消滅過一些區域文明；二戰與核冷戰也曾將人類帶到毀滅的邊緣。^[4]而這些大的衝突，跟人類或人類社會中某一群體解決自身危機的企圖息息相關。例如，二戰的爆發與1929年開始

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大有關係。試想，如果當今世界和各國政府仍然沿用以往的模式，通過戰爭轉嫁危機和災禍，以此來尋求危機的解決，其後果對人類來說可想而知是不祥的。固然不能由此斷定人類就必然走向毀滅，但它會增加人類毀滅的可能性，則絕不是聳人聽聞的臆測。當然，人類解決危機的方式，可以選擇傳統的衝突模式，也可以選擇改革的模式。事實上，人類文明通過內部資源的重整、調配和內部關係的調整、協調，來提升自身文明的存續能力，一直是一個可靠的、現實的途徑。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因為創造了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奇蹟，而成為這方面一個成功的範例，也為一度陷入低迷的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活力和希望的亮光。可以肯定，改革開放仍然是代表了人類文明發展和歷史進步的大方向大趨勢。而新冠疫情危機對人類文明當下發展提出的嚴峻挑戰和考驗，則將一個由局部改革推進至全方位深化改革的全新課題，正式地提上了議事日程。全世界和各國政府都必須認真思考和構劃這一關乎人類前途與命運的重大現實課題。

人類文明處在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變局中。突發性的危機事件是對人類智慧、良知和勇氣的一大考驗。如果我們一味因循守舊，拒絕革新變化，將會迅速地為世界前進的潮流淹沒、淘汰。我們惟有以開放的心靈，傾聽和把握時代精神的脈動，以大無畏的氣概，與時偕進，應化更新，切實推動新一輪全方位深化改革的社會運動，進而實現人類文明發展的一次質的蛻變和飛躍。首先，生態領域的改革。新冠疫情的爆發有著各種直接的、間接的原因。目前全世界的科學家尚在研究中。而歸根到底，它是長期以來人類對生態環境採取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不可避免的惡果。自近代以來，人類藉助科學技術的進步，更加肆意地以主人翁姿態向大自然宣戰。人類的活動到了讓自然和生態環境不堪重負的程度。生態文明有可能成為人類文明最脆弱的、最先斷裂的一個鏈條。處於疫情肆虐中的人類必須清楚地意識到，大自然是人類的母親，生態環境是人類活動的家園。人類要想有明天，就必須重新修復與大自然的關係；否則，大自然可能在任何時候讓人類措手不及，面臨毀滅性的後果。

人類必須切實反思和醒悟人類中心主義的危害，立即停止和禁止種種破壞和損害大自然和生態環境的行為，以實際行動反哺自然回饋自然，重新回歸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狀態。第二、經濟領域的改革。當代世界經濟是一個無比複雜的巨系統。其中，生產、經營、管理、分配乃至決策和評估處在一個相互依存、相互關聯的關係網絡中。在這次疫情中，「斷鏈」居然成為大眾熟知的術語。它說明，當代世界經濟任何鏈條的斷裂，都可能導致整個經濟運行的停擺和崩潰。這從一個側面顯示出，在當代世界經濟活動中，處在生產鏈上游的國家和地區利用技術、資本和資源的壟斷和優勢，對處在生產鏈下游的國家和地區造成的壓迫和剝削，是十分不合理的。在這方面，中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社會全體發展的策略和思路，為世界經濟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必須改革和打破現有的壟斷和霸權的格局和套路，實現合作共贏和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才可能避免再次陷入世界經濟停擺和崩潰的危機和困境。第三，政治領域的改革。經濟改革勢必引發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的完成和保障。要改革、革除經濟領域的壟斷、霸權，沒有政治領域的相關改革是不可能的。政治改革是總體性、全方位社會改革的關鍵環節和制度保證。人類社會必須夯實、奠定共治、共享、共有的民主政治的基礎，杜絕權力的壟斷和所有的霸權，為人類文明的健康成長和永續發展開闢出一條康莊大道來。第四、思想文化領域的改革。疫情期間世界大國間的意識形態大戰和社會輿情的對立，說明了整個世界缺乏共識，也是整個社會出現價值觀世界觀斷裂的反映。危機四伏的人類文明，面臨著整體重建的重大課題。要以疫情危機為契機，致力於會通、匯合東西方所有的思想睿識和智慧，以哲學文化的創新為先導，推動新一輪世界性的思想文化更新運動，進而開創人類文明的新紀元新篇章。

在當代全球化浪潮洶湧澎湃的時代背景下，原有的通過近代以來歷次大的戰爭，建立在民族國家基礎的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框架乃至整體的文明秩序以及通過一套權利運作的法則而

奠定的現有文明發展方式，已基本上不能適應當代世界文明發展的現狀和現實需要。人類必須通過改革，創建一個新的世界文明秩序和文明發展方式；否則，人類文明將沒有希望的明天。因此，一個世界性的全方位深化改革的運動，勢在必行。相反，當前世界文明在一些大國霸權的捆綁下，走上了一條一味依賴科學技術進步，而拒斥體制改革和思想創新的陳陳相因的片面發展之路。當前人類文明務必創新圖變，將所有的文明成果都綜合、吸納進自己的體系中來，在政經體制上要設法將資本主義的效率和社會主義的公平結合起來，而在文化上則尤需突破現有的民族國家的體制和框架，創立一種全球化的、普世性的新範式。總之，當代世界文明必須藉助改革，才能擺脫既定體制的限制和束縛，獲得一次解放和新生，進而創建新的人類文明共同體。可以預期，在後疫情時代，世界各國政府將競相從各種壁壘森嚴的壕溝和廢墟中走出來，走向全面深化改革運動的前沿。誰能在這場關乎世界文明前途和命運的大轉折、大變革的競賽中拔得頭籌，誰將成為未來世界文明的領跑者。

三、思想方式的革命與新世界觀的覺醒

新冠疫情顯明，當前人類文明到了一個臨界點。要麼飛躍昇華，要麼沉入深淵。大危機也給人類對自身文明一次深刻反思、反省的契機。人類需要集合所有的反思、覺醒的力量，造成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覺醒的運動，推進人類文明整體的覺醒和新生。疫情下的人類，面臨著文明發展的道路或兩種模式的重大抉擇。毋庸置疑，人類文明過去五百年來的發展道路或模式，事實上是處在西方文明的主導下。其實質是一種以衝突對立為主要特徵的道路或模式。這種模式在經歷早期的殖民主義，二戰和核冷戰及當代的文明衝突，其弊端已暴露無遺，日趨顯示出難以為繼的蹟象。而新冠疫情危機則可能是這條道路或模式的終結的標志。由此看來，福山在冷戰後過早地宣布了西方道路或模式的勝利，現在看來是過於武斷和膚淺的偏見了。^[5]在當代，人類陷入文明發展的綜合性病症

和危機當中，一籌莫展。人類越來越多地將目光轉向東方，希望從東方的智慧中尋求解決危機的良方。與此同時，東方文明在經歷西方文明兩個世紀的衝擊，在飽經憂患和磨難後，有可能實現一次鳳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尤其是沐浴改革開放春風後的中國，重新煥發出巨大的生機與活力。人們冀望它為世界文明的重建與新生，做出更大的貢獻。總體上來看，人類文明在當下面臨一次覺醒和新生的契機。

當下的人類文明顯露弊病，而難以尋找出路，其痼疾就在於當前在人類文明中居主導性的西方文明深處，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以矛盾對立為主要特徵的二元對立的思想方式或思想模式。這種二元對立的思想方式，在當下的人類文明各個領域都有所表現。首先，它在自然觀上體現為人物對峙，人和自然的緊張對立關係。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一直強調人為自然立法和人對自然的主宰和宰製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其次，在哲學文化和宗教領域，它一方面強調運用理性以認識外部的客觀世界，這是科學精神的運用；另一方面，又強調人的主體性的發揮和人文精神的張揚，這是西方文化中人本主義的一路；同時，它還強調上帝意識絕對的至上性和主宰地位。這樣，在西方現代文化的發展中，科學主義、人文主義和神本主義形成勢均力敵的態勢。而在當代西方文化中，科學、人文與宗教的整合卻成為一大難題。另外，在社會政經領域則是一套權利劃分和運用以及分權與制衡的機制。它在現實中不可避免地帶來利益的衝突和紛爭的局面。當代西方後現代文化雖然起而救其弊，企圖解構、釐清西方文化中這種無可救藥的二元對立的矛盾性。但它自身畢竟無能為力，乃至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淖而難以自拔。進而言之，這種以衝突為根本特徵的思想方式，在現實領域尤為顯著地表現出來。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不僅系統地表達了西方主流思想對非西方文明的崛起乃至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聯手抵制西方文明的霸權的隱憂，也力圖為西方文明持續維護其在全世界的霸權地位而預作部署之籌謀。^[6]顯而易見，這其實是西方霸權主義在當代的現形。它再次明白地透露，在西

方主導下的人類文明，衝突和對立乃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或者說是難以走出的困境。在當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全然不顧冷戰後出現的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潮流，而悍然挑起文明的衝突和一系列區域性的戰爭，便是這一理念活生生的例證和注腳。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對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興衰做出深入底裏的研究後指出，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的希望在於大乘佛學和中國儒學。^[7]他的這一論斷，令世界振聳發聵，餘音猶在，實在是對人類前途和命運的一個具有前瞻性的智慧洞見，也是一個極具針對性的對症藥方。可惜，世界能否真正理解、領悟這一命題的真實涵義乃至確實接納其寶貴的教訓，卻不敢肯定。對於當代世界文明發展來說，其首要的問題在於，和諧的重要性被根本忽略和遺忘，矛盾衝突因而變得不可遏止。對於這一根源性的當代世界的難題，儒學的和諧化精神和整體均衡的發展觀，無疑提供了一劑解藥。特別是當人類經歷了連綿不斷的毀滅性戰爭的浩劫，又絕望地陷入不斷升級的文明衝突的陷阱，人類的良知和理性更加渴望從這種業力循環的可怕輪迴和悲苦命運中獲得一個大解脫、大解放的機會。而大乘佛教將人類的種種問題，歸結為根源於人的無明的造作，或者說源自對自我的執著而造成的智慧的迷失。當人類心靈缺乏大智慧的指導和潤飾，各種源於人類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的無知妄見和妄作妄為，便大行其道，甚囂塵上。不幸的是，當人類在享受當代科學技術進步的夢幻般成果的同時，人類心靈卻日趨陷入僵化痼弊的怪圈。在當代全球化與地域化呈對返式的逆向運動的進程中，人類思想不期然卻陷入兩個習見的誤區，一面是妄想以一己私見取代普世的價值真理進而壟斷詮釋真理的話語權，這是西方霸權主義的一貫作派和當下炒作；一面是各種自我封閉的意識形態的堂皇登場，實質上是我族中心主義的變異型態以及各種固有的成見習見的泛濫流行。看來，人類思想從沒有像今日這般暗昧不明。理想的天空布滿陰霾。

誠然，人類文明希望的曙光在東方的地平線上模糊地出現。但是，東方文明尚需要經歷一個以

現代化、世界化為旨歸的覺醒和轉折的運動。這是因為，中國近五百年來走上閉關鎖國的道路，在思想文化上喪失創造性，而漸趨內斂萎縮一途。中國哲學文化必須經歷一個現代化世界化的創造性轉化的歷程，才能自新圖強，因應西方文化的衝擊。在中國哲學文化現代重建運動中，現代新儒學的興起和發展至為重要。一般的現代新儒家強調，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本位意識為憑藉，學習和汲納西方的知識和思想。他們大都相信「道統」意識，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自上以來存在著一個一脈相承、賡續不絕的道統、正統。他們主張「接著講」，就是接續宋明儒學的道統、傳統來講。因此，他們所倡言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其實是宋明心性之學即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復興。^[8]其思想核心在於一種「中體西用論」的模式。如馮友蘭所集中闡發的，「所謂的中體西用論者，是說組織社會的道德是中國人的，現在所須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識、技術、工業」。^[9]簡單地說，就是東方的道德、制度、文物，加上西方的知識和技術。這其實是一種有限開放論的觀點。當代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呼喚著一種全面開放的精神和理論觀點的重大突破。這在當代新儒學的發展中，也有所體現。在這方面的理論探索，當推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成中英秉承其師方東美開闢的「先深入西方，再回頭重建傳統」的思想路線，旨在全面認識和把握中西文化傳統乃至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回歸於中國傳統哲學的再創造，實質上是在一種深廣的現代意識和世界意識的境域下創造性地重建中國傳統哲學。^[10]他們主張「回到中國哲學的原點」，也就是以易經哲學作為中國哲學的源頭活水。方、成二氏的哲學都是易經哲學的型態，也可謂是易經哲學的一種創造性詮釋。成中英以易經哲學為原型，力圖在中國傳統哲學的本體架構納入西方哲學理性化的方法意識，並由此開拓出一套本體與方法互基統一、知識與價值相涵互生、德性與理性兼容平衡的理論體系。^[11]其本體詮釋學的理論建構堪稱典範。他們致力於從中西哲學的雙向批評中開拓出一種中西互釋和傳統與現代雙向並建，即中西古今融會貫通的多元交合的理論觀點，也可謂是一種全面的

開放性的思想觀點。因其開放性的思想特徵，故可名之為「開放的現代新儒家」。可見，當代新儒學的發展，在當下正面臨一個內部整合、重整，尋求新的突破的問題。這樣，在一個世界整體哲學的背景下重建中國哲學，才能為當代方興未艾的現代人文主義覺醒運動提供新的理論基點，進而為世界文明的重建提供新的思想支撐和智慧源泉。

中國傳統的易經哲學的核心蘊涵著一種天、地、人交感互動、整體平衡的有機統一的世界觀。在今天，這種古老的世界觀的更新和覺醒，對於當代世界文明重建的啟示意義，益發引起人們探討的興趣。易經哲學代表了中華民族根源性的思想智慧。《易經·繫辭傳》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在易經整體思維的框架下，天道、地道、人道構成了一個對待相涵、互補統一的系統。天道的創生、地道的順承和人道的創造乃是人文宇宙最基本的三大原理，其互持統一則成為易經宇宙觀具有統攝性的原理。藉助易經整體統一的宇宙觀，我們可以糾正現代宇宙觀中的幾大偏失：一、人為自然立法的主觀武斷。^[12]二、人與自然、人與人乃至人與天地神明的對立衝突關係與型態。三、天道、地道、人道（當代宗教、科學、人文）之間「知分不知合」的趨勢。而在中國文化內部，由於易經哲學的這種統攝性、統貫性的整合作用，儒家的大中剛健精神、道家的簡樸慈惠精神和佛教的慈悲解脫精神，乃得以成為互持相長、共存共榮的機體統一的系統。這對當前世界文化的整合、重整來說，同樣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四、人類文明共同體：新千年的願景與祈盼

當下的人類文明正面臨一個世界性的大危機的考驗，處在一個大轉折的關頭。新冠疫情引發的危機，正驅使人類陷入一個進退失據的兩難境地。疫情逼迫人類疏離；而疫情防控卻需要人們之間的廣泛協作。這種兩難的態勢在當前國際政治生態中也有顯著的表現。當前世界文明秩序和

國際政治格局，受制於固定的思想路線或模式而在現實領域愈來愈體現出缺乏創造性思想和智慧的嚴重後果和局面。它表明，文明衝突論的陰魂不散，乃至有愈演愈烈之勢。2020年5月20日，美國政府出台了《美國對華戰略指針》（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報告用犀利的措辭聲稱，「承認幾十年來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美國決定改變戰略，將「採取公開施壓的辦法」，從經濟、軍事、政治以及價值觀等領域全面遏制中國的發展。^[13]這顯然是美國在冷戰後奉行其一貫的美國至上主義的霸權主義路線和國際政策的延續又一重要文件。事實上，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挾其在全球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領域內的壟斷和優勢地位，對其他文明一直採取和謀求霸權的地位和立場。一系列區域性的戰爭和衝突在文明的斷層線上爆發。美國發起了對伊斯蘭文明整體持續不斷的打擊。對此，時任美國總統小布殊在一次演講中公開宣稱，「這是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據說事後承認是「口誤」）。美國還對其他文明，如伊朗（古波斯）文明，俄羅斯東正教文明乃至中華文明採取高壓態勢。這對世界文明的長遠發展來說，絕對不是一個福音。而且，即使是對西方自身來說，也很難說就符合其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尤其是這種建立在對實際利益控制基礎上的霸權主義路線，在今天日趨顯示出難以為繼的態勢了。在當代全球化的大格局下，和平與發展，協作與共贏，仍然是大勢所趨；而對抗與衝突，壟斷與霸權，則是不得人心，也注定了是沒有前途的。

在當代，伴隨著世界經濟、政治的全球化、一體化的進程，文化的一體化、普世化進程也正式提上了世界文明發展的議程。跨文化對話和宗教對話運動蔚然成為風尚，已經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思潮。在當代文明對話運動中，普世性的討論是一個重要的核心範疇。而圍繞著普世性、普世價值這一問題的討論，卻是爭論疊出，歧見紛紜。這是因為，當前人類文明正在趨於一個普世化的進程，它尚處在開始的起點，並沒有完成，也不存在一個公認的、現成的普世化的價值標準。在當代世界宗教、文化的對話、比較的研討中，既不能只講民族

文化的特殊性，而不講世界文化的普世性，將二者對立起來；又不能由一種既定的、外在化的普世化的標準來範導、衡量一切，實際上往往是以一種西方化的標準取代、取消了世界文化的普世化的精神內涵和發展進程。世界文化的普世性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聯繫在一起的。民族的，往往也是世界的。^[14]應將世界文化的普世化看作一個世界諸民族的文化共同參與、共同建構的尚待開展和完成的進程。而不可將它凝固化、標準化，將一種外在的標準強加於人。這是舊時代殖民主義文化的遺留，也是新時期文化帝國主義的改頭換面。也不可一味乞靈於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乃至走向完全否認普世價值的極端。這實際上是一種企圖倒退到與世隔絕的中古時代的荒誕思想和暗昧無知的閉鎖心態的無奈流露。應該看到，在當代文明對話運動中，這兩種傾向都很凸出，這在當前的疫情危機中也有突出的表現。可見，人類要克服和戰勝疫情危機，就必須深刻檢討和反省造成今日大危機的思想根源和多重原因，要徹底根除和摒棄人類文明發展中長期居主導地位的衝突主義的思想路線及其現實表現，也要注意克服和揚棄各地域文明中的封閉保守的傾向。在當前，尤其要培植和弘揚人類文明中和諧文化的基因和祥和之氣，轉化和克服衝突主義文化的暴戾之氣。這就要求我們一面要大力推動當代文明對話運動，尤其是著實推進深層次的理論建構；一面要更加卓有成效推進世界文明的改革運動，為創建人類文明共同體做出應有的努力和貢獻。

創建新的全球文明共同體，需要一種根於宇宙本源、本體意識的文化覺醒的理論建構作為支撐。在一種宇宙本源、本體意識的觀照下，世界文化的民族性和普世性，地域化與全球化猶如一體之兩面，共同構成世界文明共同體互補統一的有機整體。顯見，這也是一種將當下的世界文明提升、昇華到宇宙文明的境界和水平的思想觀點。在這種宇宙本源意識的引領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必將實現最廣泛的大聯合，也必將終結和解構現有的各地域文明的閉鎖心態和體系。它猶如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合奏，演奏出無限和美的樂章；又猶如一個碩大無比的帝釋天的因陀羅網，而民族

文化則是其中光光相照的寶珠，共同織成這個密接連鎖的整體網絡的系統。梁燕城先生在本世紀初，提出「彩虹文明」的構想，也是基於這種理論的前瞻和遠見卓識。^[15]由此看來，當代全球化的文明發展，絕不是一種單一文明的獨唱，而是眾多文明共同參與的合奏。那種以西方化為全球化文明的主導型態甚至是唯一型態，顯然不可能，不可取。而同樣，世界各民族的文明也不可能停留在各自為政、夜郎自大的相互隔離的中古狀態。也就是說，當下世界文明共同體的建構，不可能是一種單一型態，而是一種猶如彩虹般的五顏六色的複合型態。當然，可以期待的是，世界各國家、各民族文化的結合，是基於一種高度的文化精神的啟示和引導的結合；而不是一種外在的政經的或軍事的強權威懾和凌霸下的結合。這種高度的文化理想，源於當代全球化時代現實發展的需要，也源於各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的對普世精神的訴求和表達。因此，全球文明共同體的建構，不是取消原有的各國家、各民族的地域文明；相反，卻是完善和提升各個區域文明。而各國家、各民族的文化共同參與、支撐起全球文明共同體的建構，並成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當前，世界文明發展處在危機與機遇共存，衝突與融合並進的歷史轉型期，也是一個大轉型、大轉折的關頭。中國文化應與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一道，共同參與和構建當代世界宗教和文化對話的運動，為世界文明的重整、重建提供一個源於中國文化精神的思想資源和智慧源泉。^[16]而所有企圖與世界「脫軌」，回歸到閉關鎖國的中古時代的倒行逆施，都終將受到歷史的公正審判和無情裁決。在當代的宗教和文明對話中，我們注重發揮和弘揚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精神、道家的「神人一體」的精神和佛教的「佛性遍在」的精神，以中華文化的廣大和諧精神克服與化解西方宗教、文化中具有排他性、宰制性、衝突性的文化因子，推動世界文化的深度融合與和諧發展。在當代多元文化背景下，可以借鑒和結合中國歷史上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理論和實踐，開拓出諸教之間雙向互釋或多向互釋的思想路徑，造成新的儒釋耶「三教合一」的格局或多元宗教融合、會通的



局面。這樣，我們在深刻認識中華文化根源性的精神底蘊，同時充分汲取外來宗教與文化的精神特質和優長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文化返本開新式的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並以此反哺世界文化的重建，進而創構新的世界文明共同體。可以預期，在歷史上中國傳統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模式曾經長期支持了東亞文化圈的繁榮和穩定，給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在當代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建構的具有廣大包容性的新「三教(儒釋耶)合一」或「五教(儒釋耶道回)合一」的文化發展模式，必將為世界文明的重建和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 [1]轉引自：搜狐網2020年1月31日新聞報導：WHO宣布：中國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 [2]根據美國霍普金斯大學5月30日發布的新冠疫情影响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全球確診病例累計達606萬例，死亡病例36.9萬例。其中，美國確診病例177萬例，死亡病例10.3萬例；中國確診病例8.4萬例，死亡病例4.6千例。
- [3]根據美國財政部網站近期公布的數據和世界權威機構的分析報告。
- [4]趙汀陽：《沒有答案：多種可能世界》(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0年4月)。
- [5]弗蘭西斯·福山，黃勝強、許銘遠譯：《歷史的終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 [6]塞繆爾·亨廷頓，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
- [7]阿諾德·湯因比，郭小凌、王皖強譯：《歷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8]李安澤：《生命理境與形而上學》緒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 [9]馮友蘭：《新事論》(北京：三聯出版社，2007年)，第228頁。
- [10]成中英：《方東美哲學的本體架構》，李翔海編：《知識與價值——成中英新儒學輯要》(北

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

- [11]成中英：《合外內之道——儒家哲學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 [12]張立文：《和合哲學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0頁。
- [13]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 5, 20.
- [14]魯迅：《民族的脊梁》。
- [15]梁燕城：《彩虹文化的理想》，載《文化中國》2006年第四期，總第51期。
- [16]杜維明：《文明的衝突與對話》(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5頁。

The Crisis of the Epidemic Corona-Virus and the New Awaken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

Li Anze (Philosophy School,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s: The epidemic of Corona-Virus is a worldwide and full scale crisis for the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nowadays. To overcome the current crisis and find a way out of the present plight, it is of much urgency to adopt and implement an in depth yet full-fledged revolutionary social movement before human civilization could have it transformed and taken a new ground. Among all others, an ideological revolutionary and the awakening for a brand new worldview are most critical and crucial. Moreover,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reflection and awakening from both Oriental and Western wisdom and strength on one hand and guard against whatever kinds of ideological biases and misconceptions on both Western Centrism and Oriental Centrism on the other. Inspired and guided by the origin cosmic consciousness and advanced cultural spirit, there will have a grand worldwide union of ethnic culture, which in turn will create a brand new global community of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Epidemic of Corona-Virus, Crisis, the New Awakening, Global Civilization Community